

青铜器饕餮纹刍议

钟国昌

摘要：以饕餮纹为突出代表的神秘青铜器动物纹饰是统治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编造出来的“祲祥”或标记纹，体现了商周时期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扮演着政治、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特殊职能，取得了后代无法企及的成就。

关键词：青铜器；饕餮纹；动物纹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5-0093-02

青铜器的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摆脱了实用功能而上升到具有礼仪象征意义的青铜礼器上，它体现了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是当时人们意识形态的反映。我国古代的青铜器不仅造型精美，而且表面往往铸刻有精美的纹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可以分为动物纹、几何纹、人事活动纹三大类。纹饰中最突出的是神秘的动物纹，动物纹饰中尤以饕餮为突出代表，可以说，青铜器上饕餮纹饰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想象编造出来的“祲祥”或标记。常常有这种追问：这带有神秘威吓意味的动物形象，是统治者自身的地位和权力的一种外化吗？

饕餮纹到底指称什么？历来争论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有牛、羊、虎、鹿、山魈等多种判断，最早对青铜器纹饰有记载的是《吕氏春秋》，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以言报更也”。也有人说饕餮“形似狼，好饮食”。钟鼎彝器上多雕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由于饕餮是传说中特别贪食的恶兽，使饕餮在《左传》中成为用来形容贪财贪食之不仁不义者。饕餮还作为一种图案化的兽面纹饰出现在商周青铜器上，称作饕餮纹。兽面纹所指称的神兽的真正名称与原型早已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年代之中，后人因其面相凶恶、神秘、恐怖，有些又口含人首，赐名为饕餮。近世学者也已指出把兽面纹命名为吃人的饕餮纯属牵强附会，有悖于商周的社会文化状况。

商代铜器上流行饕餮、夔龙、夔凤等幻想的神话动物装饰。现在根据侯家庄出土“牛鼎”和“鹿鼎”可知兽

面、两角尖如牛角者，正是相传的“饕餮纹”，值得注意的是：饕餮为古代装饰、绘事形象中罕有的正面形象，而夔龙和夔凤都是侧面形象，大多只表现一只脚，所以冠之以“夔”字。夔龙、夔凤时常和饕餮纹混合组织，而形成饕餮纹。饕餮纹一般布置在器物的主要装饰面上，夔龙、夔凤纹在次要装饰面上。饕餮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贪吃无厌并具神秘色彩的怪兽，生有角、爪、尾。分解来看，饕餮纹其实是以常见的牛、虎、羊等现实动物形象为原型而复合创造，通过变形幻化而成的



饕餮纹方鼎

纹饰。兽面纹是古人对兽和神的人形化,意在借助于猛兽的形象来杜撰出神灵的形象,从而使其具备威猛感召力,可以聚集力量,协助本部族与自然灾害和其他部族抗争。人形和兽面结合起来,形成神灵的图纹,是人类从原始的愚昧状态向文明的过渡。

殷商的青铜器纹饰,其动物纹样以饕餮纹为主。主要特征是:1、有鼻有耳,裂口巨目。2、有身如尾下卷,口旁有足,纹中多间以雷纹为主。3、两眉直立。4、有首无身,两旁填以夔纹。5、眉鼻口皆作雷纹。6、两旁填以刀形。7、两旁无纹饰每以兽形。8、眉往上卷。9、身作两歧,下歧往上卷。10、身作三列,上列为刀形,下两列为雷纹。11、全身一脊,上为刀形,下为钩形。12、身只一足,尾向上卷,合看则为饕餮纹,分看则为夔纹。由此可看出青铜器上这些美丽而富有变化的纹饰,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表现了商周时代工艺美术的某些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与审美观念。

西周中期,青铜器的纹饰和样式都有所改变。饕餮纹逐渐被环形纹、水波纹所代替。器物多增加了盖,并在盖、耳等部位附加了立体的动物形象装饰。就在这个时期,盛行了几百年的动物纹饰突然退出了青铜器装饰主纹的领域。与饕餮纹同时出现在青铜器上的几种动物纹样,如龙、虎、凤、龟等,在以后的文化演变中,都还大量出现在官方与民间的造型审美领域,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盛名的吉祥物和艺术表现源源不绝的主题。特别是龙纹,若论神秘、威武和地位,它在青铜时代远逊于饕餮。然而后来,龙却登上了中国文化与政治象征的最高宝座,而“饕餮”这一青铜时代的至尊形象却踪影难寻了。青铜饕餮纹在战国以后中国文化艺术史上逐渐消失是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重要文化议题之一。

那么动物形象装饰在青铜器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青铜器的纹饰有饕餮、夔、蟠螭等多种纹饰,这些怪兽图案,大都是氏族图腾崇拜的残余,在维护社会习俗、沟通人们的精神世界方面,与文字一起扮演着政

治、宗教和艺术传统等各方面的特殊职能。张光直先生曾在《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在商周之早期,神话中的动物的功能,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而到了神祖之世界分离以后的周代后期,神话动物与神的世界被归入了一个范畴之内,而人之与动物为敌成为对于神的反抗的一种象征……在古代的中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于祖先崇拜的仪式,而且与死后去参加祖先的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铸刻着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纹样,毋宁说是不难理解的现象”。青铜纹饰在表现神秘、恐怖和幻觉的气氛上独具魅力,凭借简单的物象,竭尽装饰之能事,以点线面的伸缩、迂曲,产生斑驳迷离之美感,反映了商周时代对鬼神观念和家族观念不遗余力的维护和阐扬。青铜纹饰和彩陶纹饰一道,奠定了中国装饰艺术的基础,产生了后世所无法企及的艺术成就。中国青铜器艺术孕育了后来的中国艺术中的“立象尽意”的造型方式,而避开了写实和抽象的艺术形式,对中国艺术发展影响深远。

“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这是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对青铜饕餮的断语。青铜艺术的狞厉之美主要来自铸刻其上的动物纹饰,特别是那长睛大耳、大口獠牙的被称作饕餮纹的兽面纹,在这种粗野甚至狞厉可怖的神秘感中,积淀着巨大的历史力量,蕴藏着深广的艺术美感。饕餮纹在历史长河之中的隐没,应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文脉,它深邃的文化内质、迷离的艺术美感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艺术符号,这种神秘粗犷的艺术风格,也体现了那个充满劲蛮气息时代的人文特征。

参考书目

- 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联经出版社,2005年5月。
杜迺松《古代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5年6月。
李先登《商周青铜器文化》,商务印书馆,2007年1月。